

“我当时收到的毕业礼物很朴实，学校为每位同学都发了印有学校logo的文化衫。毕业时，到处都能看到穿着同样纪念衫的毕业生们在校园里拍照，那件衣服到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。”对于已经走出高校许多年的陈旭(化名)来说，提及自己当年毕业收到的礼物，除了当时那种淡淡的离愁别绪，对于多年未曾回去过的母校的记忆也再次鲜活起来。“真想再回学校食堂吃顿饭。”他笑道。

陈旭记忆中的毕业礼物只是一件文化衫和校徽，而如今，文化衫早已成了毕业生除学士服外的必备“装备”，更多别出心裁的毕业礼物也轮番登场：戒指、印章、旅行箱、香皂、原油、绣球花……只有学生们想不到，没有高校做不到。

看着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晒自己的毕业礼物，往届生只能感叹“别人家的毕业礼”“为什么我没赶上”。

然而，不论时代如何变化、礼物如何更新迭代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时光缩影却是永恒的——让学生记住母校、记住自己的那段青春时光。

## 黑白色中追溯时光

从如今五花八门的毕业礼物抽身，回溯过去，我们很难找到诸如戒指、印章甚至是文化衫这样丰富的纪念品，对很多老一辈人来讲，最珍贵的毕业礼物可能就是一张简简单单的黑白毕业合照。

我国的现代高校，最早可追溯到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，而“毕业照”这种最古老的毕业礼物，也几乎同时在国内的一些教会学校中兴起。算起来，这种形式在我国已经存续了百余年历史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毕业照成了记录中国大学生精神风貌变迁的最佳“档案”。

在网络上检索，如今的毕业照早已被毕业生玩出了新花样，无人机拍摄、穿旗袍、戴搞笑头套，学生们用属于这个年代的独特思考方式构图、拍摄，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上句号，每到毕业季花式照片也让网友们充满了探索、回忆的乐趣。

然而，当我们把视角对准改革开放初期，男生的平头、女生的麻花辫，整齐的站姿，单纯而青涩的表情，足可称为当时毕业照的“标配”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麻花辫变成了学生头，黑白照变成了彩色照，照片上的人，表情更加丰富、动作更加张扬。新世纪之后，毕业照已经变得五彩缤纷。

但是，并非只有色彩才能够传神，单调的黑白色，同样能够描绘出最绚烂的大学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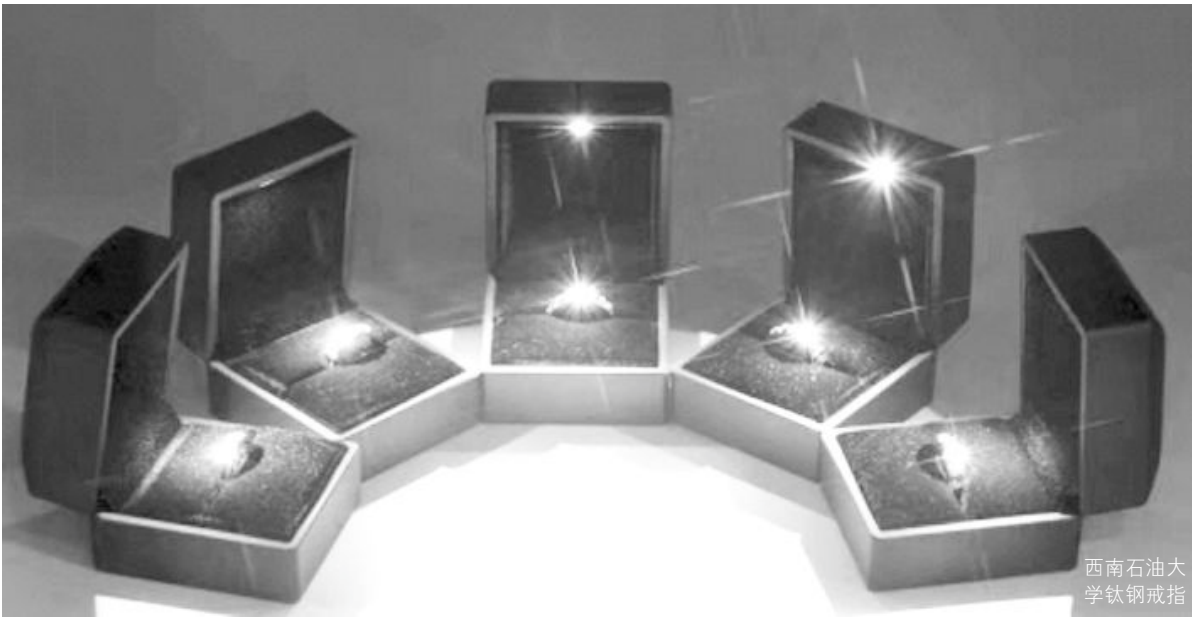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看到过母亲毕业的合照，不是彩色的，是黑白色的，大家站在一起，没有学士服、文化衫，没有花哨、浮夸的动作，大家只是开心地笑着。”同样大学毕业多年的吴茜(化名)对比过自己与母亲的毕业照后，如此感慨道，“虽然只是黑白色，但是那种时光的印记、质朴背后的情感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。”

吴茜说，每当翻出这张照片时，母亲都会指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庞，告诉她他们是谁，在他们的



看着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晒自己的毕业礼物，往届生只能感叹“别人家的毕业礼”“为什么我没赶上”。

然而，不论时代如何变化、礼物如何更新迭代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时光缩影却是永恒的——让学生记住母校、记住自己的那段青春时光。



西南石油大学铁钢戒指

# 一件毕业礼浓缩母校情

■本报记者 陈彬 见习记者 许悦



1982年春，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照

大学时代又有着哪些或令人捧腹、或令人泪目的故事。

## 别人家大学的私人订制

跟随时间的脚步，翻过一张张略微发黄的黑白毕业照，如今的毕业生们拥有更加个性化的私人订制礼物。

前不久，西南石油大学推出了“网红戒指”，与毕业生们约定一生，让这所高校在官微大喊：“这次我们也成了‘别人家的大学’！”

然而事实上，给自己的毕业生送戒指，西南石油大学并非首创。6年前的2013年，中国科技大学就已经为毕业生打造了数千枚毕业戒指当做礼物，或许当时的戒指做工不如这两枚“仿佛镶了钻”的网红戒指，但两

者同样情意满满。

在此之前，中科大给毕业生发放的毕业礼物，通常是一本毕业纪念册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应该说，在21世纪的前十年，毕业纪念册是大多数高校选择送给毕业生的礼物，但10年之后，高校的毕业礼物开始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。

比如在2012年，南开大学便送给毕业生一个由玻璃制成的“学位帽”，在“学位帽”里，还盛放了一滴校园的湖水和一撮校园的土壤。几乎同时，北京大学推出了布偶毕业熊和学术猫。而远在四川的西南交通大学则为每位毕业生颁发“校友卡”，并表示这是专属交大学子的“身份证”。

在此后的几年间，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款毕业礼物凭借独具的匠心和

饱含的深情，成为毕业生眼中的焦点——西北大学的蓝天玉印、苏州大学的金钥匙、华东政法大学的“毕业戒尺”……直到今年，西南石油大学的戒指、长春大学的“毕业筷子”成了今年毕业生心中最温暖的回忆。

或许是一种巧合，几乎就在高校兴起为毕业生私人订制礼物的同时，在我国持续了十多年的大扩招，也进入了尾声——2012年，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提出“稳定规模，保持公办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”。这意味着，我国连续实施了13年的大扩招正式画上了句号，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。

也是在那两年，被学生们亲切地

# 文言文“搭配”地质学 一位地质女生的诗和远方

■本报通讯员 陈华文 记者 陈彬



宁可(右一)与导师唐朝晖合影

“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南望山下，七年求学，石火光阴；鲁磨路上，薪火相传，受益匪浅。”

这是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女硕士研究生宁可在她的毕业论文最后的答谢词中的一段话。真挚的情感、飞扬的文采，让这篇用文言撰写的“致谢词”在师生中广为传阅。在赞叹文章优美的同时，一些人也在猜测，这篇致谢词的作者一定是一位文科高材生。

他们猜错了。

## 从小到大热爱古典文学

今年27岁的宁可出生于湖北广水，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工程学院。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也是和文学八竿子打不着的地质工程专业。不久前，在导师唐朝晖的指导下，她完成题为《矿渣类散体介质压实作用下颗粒结构变化研究》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。毕业论文探讨的是地质科学问题，而这篇文辞优美的文言文“致谢词”，就被缀于这篇科研论文的最后。

如此富有诗意的“致谢词”，令答辩现场的老师们很是感慨。谈及为什么用文言文写“致谢词”，宁可说，开始时她并没有打算用文言文形式撰写。但当写对导师的培养之恩时，浮现脑海中的第一感受，就是韩愈在《师说》中所定义的老师——“师者，所以

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

“写致谢词的那一刻，文言词语情不自禁地流诸笔端，然后一发不可收拾。”宁可说。

800余字的文言“致谢词”，宁可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完。撰写的过程中，“老师、父母、挚友、同门等相处的很多事情，像电影一样，不断地在脑海中回放，觉得自己何其有幸，能与这样一群师长亲友共处。”她这样说道。

从小到大，宁可酷爱古典文学，经常阅读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历史书籍。她说，自己尤其喜欢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每次阅读都心潮澎湃。长期坚持古典文学阅读，使她对古典文学越来越痴迷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地质是理工科，文言是文科，两者看似不搭界。但是在宁可看来，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，地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，地质工作本身就富有诗意。现代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，如果一个人既有科学素养，又有人文内涵，对于社会创新肯定有帮助。

## 文言撰写“致谢词”有感而发

常言道，文以载道。宁可写毕业论文的“致谢词”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导师唐朝晖。

在读本科的时候，宁可第一次上唐朝晖的《土木工程概论》课程，老师的一句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：“做任

何事情只要持之以恒，就一定能实现心中的目标。”在宁可眼中，唐朝晖教学有方法、人格有魅力，严管与厚爱相结合。

2016年年末，唐朝晖的朋友寄来内蒙古小羊羔肉，她多次热情邀请宁可和同学们一同去吃羊肉。2017年元旦，宁可和同学们去了老师家。当天在老师家，他们一起准备食材，热热闹闹地涮锅，宁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2018年下半年，宁可开始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，首先要开展的是实验，在实验操作中，她感受到诸多困难，有点心灰意冷。但是唐朝晖给她打气，“实验的过程，就是克服困难、解决问题的过程。”老师的话如同给宁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今年上半年，宁可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，导师手把手地指导她如何撰写，论文初稿写出来后，又帮忙修改，连使用错误的标点符号，导师也一并纠正过来。

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“致谢词”中，宁可写导师唐朝晖的段落令人动容：“师之品格，始终如一；胸有沟壑而不倨傲，心怀桃李却不居功；学识渊博，情真意切，谆谆教导，诲人不倦。唐师于我，既为恩师，亦是慈母，传道授业解惑，垂范为人之道，严谨治学，宽容待人。何其有幸，得遇恩师，怀瑾握瑜，经明行修。师恩深重，春风化雨，桃

称为“根叔”的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，用一篇“接地气”的毕业讲话，重新定义了“母校”；以厦门大学开设的“爬树课”为代表的一批“另类课程”也进入学生的课堂；在北京，北师大的学生们用综艺歌曲《董小姐》改编的《董校长》，向校长董奇“祈求”装空调，该校后勤部则用改编后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做出回应：“你再等一等，我再努力，行动代表我的心……”

伴随着毕业礼物的“人性化”，愈发重视质量建设的中国高校吹进了一股新风，向学生们露出了一张此前并不曾表露出的“笑脸”。

## 毕业也要拴住你的胃

当时光临近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尾声，高校对于毕业生的情谊表达，早已经玩出了“新的花样”，甚至已经不能满足于“物品”的概念了。

今年的毕业季，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的东湖，一群身着红色马甲的学生志愿者正在拉网捕鱼。当晚，新鲜捕捞的鱼儿就摆上了食堂的餐桌，红烧鱼、鱼头豆腐汤……丰盛的鱼宴成了学生们的毕业大餐。“品东湖美鱼，恋成电味道”，好吃的餐饭让毕业生们禁不住回忆起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。

无独有偶，同样身处天府之国的四川农业大学，也用一系列的毕业季套餐，让毕业生们无比真切地体会了一次“毕业的味道”。

在我国，“民以食为天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让学生在临行之前吃一顿好的，似乎也就成了除赠送礼物外，高校最质朴同时也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。这些年，采取此种方式欢送毕业生的高校也越来越多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选择用何种美食款待毕业生的问题上，不同学校会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无外乎两种类型。

第一种类型便是就地取材，以校园物产为主要的食材来源，电子科技大学所做的“鱼宴”便是其中的代表。此外，我国南方盛产各种瓜果，于是，毕业季与“水果季”的重叠，让很多水果成了高校欢送毕业生的主力军。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就曾统一采摘校园中的芒果和莲雾发放给学生。广西大学则干脆在校内组织举办了毕业生校园水果分享活动。

第二种类型则是遵从当地风俗习惯。在我国北方，有“上车饺子下车面”的说法，于是，很多北方高校便将饺子作为送毕业生踏上归途的“饯行饭”。2018年毕业季，东北大学举行的一次“上车饺子送骄子”活动，12万个饺子被端到了全校6000余名毕业生的饭桌上。2017年，北师大更是在校园里包出了20万个“毕业饺子”。

如今，2019年高校的毕业季已近尾声，学子们在满怀理想走出校园时，身边最为宝贵的，也许就是母校在他们踏出校门之前，赠送的那一份毕业礼物。虽然时代变迁，这份礼物经历了太多的变幻，甚至成为时光的缩影，但其中所蕴含的那份真情实感却始终未变，那便是弥散在学子们内心最深处的母校的味道。

## 综合性人才需要文理交融

硕士毕业后，宁可可在武汉一家检测设计单位工作。对于以后会不会继续阅读古典文学作品、用文言文写作的问题，她说，虽然工作后肯定会很忙，但是再怎么忙，她也会抽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。因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。“对于文言文写作，我信奉文以载道的说法，只要对事对人有深切的感触，我一定会用文言文的方式去写，我依然相信人生当中，需要诗和远方。”

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宁可，对地大心有不舍。她人勤勤恳恳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的品格，完全印刻在心中。“我很荣幸能够在大地度过人生最重要的七年，艰苦朴素、求真务实的校训，依然是人生前行的精神灯塔。”正如她在“致谢词”中写道：此去经年，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，心之所向，无问西东。

对于大学生人文情怀、文学素养的培养，宁可有自己的看法。在她看来，这些都源自点滴积累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大学生应该有积累人文知识的意识，不要觉得理工与人文是分离的，知识其实都是融通的，“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”的古语，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，依然具有启示意义。

# 两弹城中追思邓稼先

■许金砖

五十多平方米的小瓦房被一分为五，穿过逼仄的走廊，左转头是上下两层的小储藏室，走廊左侧是书房，里面有一张办公桌、一把藤椅、两张单人布沙发、一个小茶几。书房正对门是紧挨着的厨房和浴室，小小的厨房里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，狭小的卫生间里有整间屋子最奢侈的家具——浴缸。走廊另一个尽头是主人的卧室。

这就是位于四川梓潼两弹城里邓稼先的旧居，屋外香樟树、梧桐树已经挺拔蔽日，屋内站满了前来缅怀的游客，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这间小屋住了14年。今天看来简陋之极的小套房，已经是当时中国用了最好的物质生活条件，提供给最优秀的科学家了。

六月的端午节假期，笔者来到位于梓潼县长卿山麓的两弹城。远远看到醒目的“两弹城”门牌，下方刻着三个字：“精英门”。门柱上写着“红云冲天照九霄，千钧核力动地摇。二十年来勇攀后，二代轻舟已过桥”。这是1984年，两次地下核试验取得突破性成功后，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、时年60岁的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诗句。

之所以叫“两弹城”，是因为院总部就设在这里，“两弹”即原子弹、氢弹。如果回到1969年，这里应该挂着国营曙光机械公司的牌子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以“曙光”为名，正式从青海搬迁而来。从这一年开始，上万名科技工作者就在长卿山麓的167栋建筑里，继续探寻核武器研究之路，直到1990年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之名迁至绵阳市游仙区。

在这莽莽荒野中，邓稼先与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一起，带领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，投入到“精心研究，精心设计，精心试验，精心制造，力争第一，慎之又慎，万无一失”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中。邓稼先的日常，除了奔赴试验基地，还有偶尔回北京探亲外，大部分时光都留在了这长卿山畔的小屋。

站在邓稼先旧居书房里，想象着房间的主人伏案工作的场景。也许就是在这张不大的书桌上，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，邓稼先编写了电动力学、等离子体物理、球面聚核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，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，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“量子场论”和“群论”。邓稼先远离妻子儿女，远离成长的北京，他是如何适应南方潮湿的环境、独居的生活和保密的工作的？当年的生活日常，笔者无从得知，只听到邓稼先的一个细节，就是一旦遇到困难，他就绕着两弹城的小湖散步，往往走着走着，邓院长就快步跑回办公室或者家里，因为他得到了解决的办法。

旧居卧室里，一张美式铁架床引起了笔者的注意，因为它的样式、风格迥异于房屋里其他家具，一问才知道，这是邓稼先妻子许惠希当年的嫁妆，从北京到青海再到四川，邓稼先一直把这床床带在身边，陪伴了他大半个许惠希的父亲是五四运动领袖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许德珩。除了这层关系，作为安徽怀宁邓家的后裔，邓稼先自己也是“含着金钥匙”出生的，他的父亲、美学家邓以蛰任教于清华、北大。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后，又负笈求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。按照常人理解，邓稼先依靠这些背景，原本可以过上安逸、舒适的生活，但他选择了隐姓埋名28年。

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呢？也许这里的陈设还能透露一些信息。书房的墙上，挂着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和邓稼先的手稿复印件。1986年3月29日，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。他预感到日子不多了，对许惠希说：“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。”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群论的著作。邓稼先走得匆忙，有很多事情他还没有做完。除了奉献一生的核武器事业，他准备写80万字的著作，却只完成了十几万字；他很想去看桂林和庐山游览，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……1986年7月29日，邓稼先在弥留之际，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：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”

走出邓稼先旧居，按照既定路线往防空洞走，途中发现了王淦昌旧居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里，邓稼先并不寂寞，每天他就与王淦昌、朱光亚、陈能宽、于敏、周光召、程开甲、彭桓武等一起，“千震天地动事，做隐姓埋名流”，智慧的大脑时刻在碰撞交流，思考和研讨着最前沿的科学理论，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科学难关，这也许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最幸福的光吧。

(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)



两弹城邓稼先旧居外景